

董丛林 ◎ 著



# 曾国藩家族



“百年中国名人家族老照片”丛书



曾国藩

Zeng Guofan Jiazu

董丛林 ◎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 C I P )数据

曾国藩家族 / 董丛林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1.7

(百年中国名人家族老照片丛书)

ISBN 978-7-5396-3711-2

I. ①曾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曾国藩(1811 ~ 1872)  
- 家族 - 史料 IV. ①K820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74092 号

出版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刘姗姗

装帧设计:许含章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press-mart.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awpub.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3533889

印 制:安徽金日印刷有限公司 (0551)5653901

开本: 710×1010 1/16 印张: 10.5 字数: 250 千字

版次: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5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 权 所 有, 侵 权 必 究

# 目 录



## 一、远祖与近世

远祖“宗圣”	001
湘乡支派与世道遭逢	006
不寻常的“祖父”	014
平凡的父母	017

## 二、曾国藩的人生历程

降世及连带一生的神异	021
终于登龙门	025
顺遂的京官生涯	032
湘军统帅多磨难	040
获任两江总督	048
“剿平粤匪”的总帅	052
胜利之后的喜外忧	057
挂帅平捻无功而退	062
移督直隶的遭逢	067
回任两江了残生	075

## 三、曾国藩的兄弟姊妹们

湘军悍将“老九”	080
军中早亡两老弟	086
守家的国潢	092

姊妹事略 ..... 096

#### 四、儿辈概观

父教之下	102
两儿的家庭	108
曾纪泽的出洋	114
外交“亮点”	119
纪鸿学事与夫人家政	122
命途多舛的前四女	127
小女的美满人生	130

#### 五、孙辈及再后的余脉

孙辈说略	136
旧族又结“新洋缘”	142
风暴中的分途	149

#### 尾花

置身今日“富厚堂”	156
-----------	-----

#### 附录：

曾国藩家族世系简表	162
主要参考书目	165



## 一、远祖与近世

### 远祖“宗圣”

曾国藩家族的远祖是有“宗圣”之誉的曾参。鲁地出古圣。曾参与孔子一样，也是春秋末年鲁国人（曾参是武城即今费县人，孔子是陬邑即今曲阜属地人）。曾参是孔子的学生，也被尊称为“子”（古代对有学问的男人的美誉），直到现在人们还是以“曾子”为对其人的惯称。曾子不但以孝著称，而且还留下诸多名言，像“吾日三省吾身”，不就是出自其人之口吗？即使作为“四书”之一的《大学》，相传也是由曾子所作。

曾国藩家把远祖追溯到曾子，并不是为攀结古圣胡乱认祖宗，而是支支派派、根根蔓蔓确有谱牒记载可据，这个就不必细说了。要说，当今天下姓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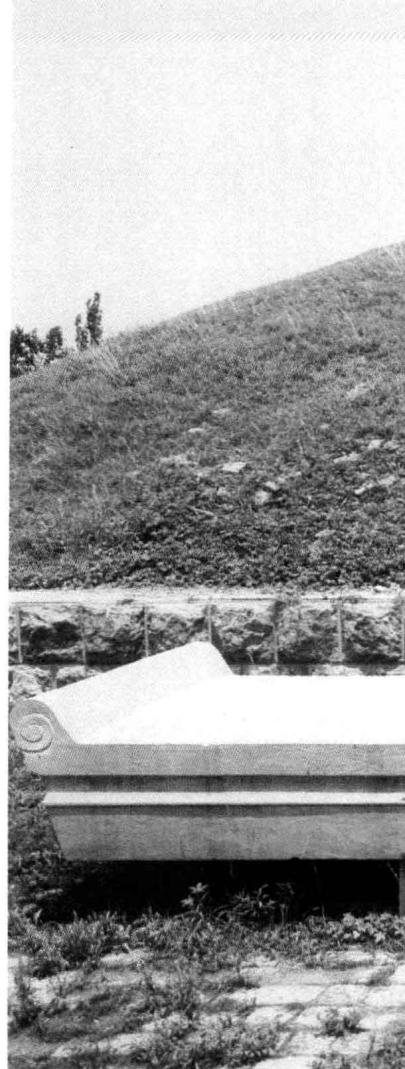
曾子像

BAINYUAN ZHONGGUO MINGREN JIAZU  
LAO ZHAOPIAN

的，都尊曾子为第一代始祖，“崇圣”的因素自然是显而易见的。

曾国藩家族和他本人，也很拿这位“始祖”当回事儿。在同治五年也就是1866年，曾国藩挂帅镇压捻军驻扎山东的时候，还曾以后世身份专门拜谒过曾子林庙。这是在当年六月上旬，正当酷暑之季，炎热潮湿，“潦水盈途”，道路泥泞不堪。初七日他从济宁营地出发，专至曾子林庙和墓地所在的嘉祥县谒祖。一早起程，午后才到嘉祥，停歇在该城的书院里。晚半晌时分，到宗圣庙叩谒，行的是三跪九叩大礼。曾国藩所见之下，该庙的形制比起他前不久拜谒的孔庙来，可要差多了，所谓“庙中规模扁小，朽败已甚”，后面的启圣庙，“名养志楼，尤朽敝不能避风雨”。

第二天，曾国藩又到四十里外的南武山拜谒那里的宗圣庙和林墓。该庙是雍正七年（1729年）请帑重修的，寝殿之前的御碑亭，刻有乾隆皇帝的《宗圣赞》。而相距不远的墓地，北、东、西三面皆石山，墓在平地，雨后墓道被淹，石马等物皆在水中，仅坟头未淹而已。享堂亦破败不堪，几乎片瓦不存，只有刻着“郕国公宗圣曾子之墓”的石碑还在。当然，这也不可能是原始的墓碑，其实曾子墓“久已佚亡，不知所在”，明朝成化年间，有“渔者”在此南武山地方陷入一地穴中，见有悬棺，并有石





曾子墓

镌“曾参之墓”字样，弘治年间在此建起享堂、石坊，也就被作为曾子的墓地了。

总之，宗圣的“遗迹”当时是一番颓败的惨相。昨日在嘉祥城谒庙完毕，曾国藩到主持宗祊的宗子曾广甫家一坐。其家头二门及大堂等一概颓毁无存，内室亦甚残陋，连雍正年间所赐“省身念祖”匾都无悬挂之处，只好庋置于桌上。虽说曾国藩以前就听说过“嘉祥圣裔式微”，但当下见此景况，还是深感“愀焉不安，怒焉不忍”。这天在南武山参谒



碑亭

时，还有文生曾毓鉴等人来陪同，也备述这里曾氏族人贫困落魄的窘状。这自然使曾国藩大为伤感，但又感到“非人力所能遽振”的无奈。不过，他还是要表达自己的心意，赠曾广甫个人四十两银，又“捐祭产银千两”。

像这些事情，可谓确凿无疑，是曾国藩本人当时在日记中明明白白记下的。

曾国藩此番谒祖尽管是以感伤为基调的，但捐助对这位圣人远祖的祀事来说可算作了“大贡献”。在曾广甫的主持下，用那一千两银很快买下二顷多的祭田，有谓“祀事自兹无虞矣”。为此，曾广甫于同治八年（1869年）专门勒碑为记，颂扬曾国藩“追远展诚”之举，并称誉其“勋



高当代”，“此固邦家之光，而亦宗族之荣也”。在这件事情上，岂不更显出曾国藩的光宗耀祖了吗？他这时早已拜相封侯，官至一品，尊荣在汉臣中再无以复加。尽管这时他实际上的军政鼎盛之期已过，而挂帅平捻军务棘手，五十有六（本书中皆用虚岁）的年纪也觉心疲力衰。

无论如何，曾国藩为有曾子这样的祖先而感到荣耀。对他来说，自幼便已深埋下这样的感触。所以，开篇述说这件事情，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花絮点缀，而是一种人文意义上的必要“寻根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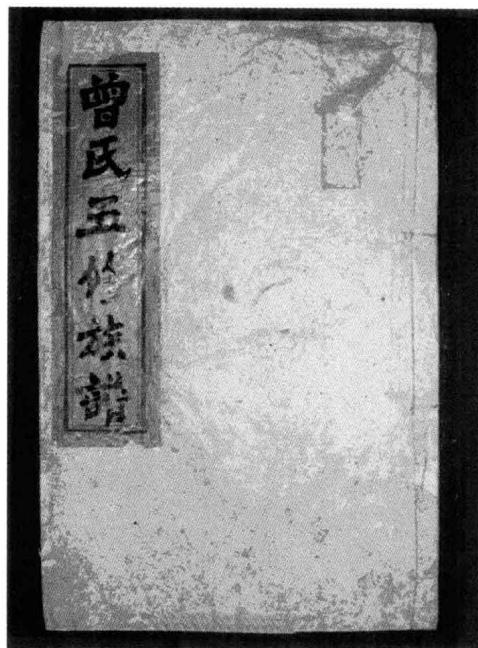


BAI NIAN  
ZHONG GUO  
MING REN  
JIA ZU  
LAO ZHAI  
PIAOPAI

## 湘乡支派与世道遭逢

众所周知，曾国藩的籍贯是湖南湘乡，今天则属娄底市双峰县。这须溯及曾氏该支派的来源及沿革情况。据人依曾氏谱牒追寻：山东武城曾氏在十五派上有南迁江西庐陵者，庐陵一支在第四十五派上有迁湖南衡阳者，该支中到第六十二派上由曾孟学领迁至湘乡大界，成为“大界房”，也就是曾国藩家族所属支派的始祖。

曾孟学生于明万历三十年（1602年），清顺治十七年（1660年）他在即将花甲之年时携家由衡阳迁至衡山白菓地方，在此生活了十几年，感到门庭欠兴，家事不顺，便于康熙十年（1671年）率长、次两子（他共有七子）迁居湘乡荷塘二十都，先居沙溪熊家湾，继而改迁神冲大界添子坪，在此繁衍下曾国藩所属的“大界房”子孙。曾孟学的重孙曾应桢（号元吉），生于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年），是曾国藩的太高祖，是为这一支派兴家奠



曾氏五修族谱



基的有功之人。及至道光二十八年(1848年),曾国藩的叔父曾骥云操持为已下世八十余年的曾应桢夫妇置祠修墓,其时国藩已贵为二品京官,专为此祖撰写墓铭一篇,其中述及这位“迁湘(乡)四世祖”,从“少贫”到“手致数千金产”的兴家功业,有“昔公创业,源远流长”的追思感恩之词。这位祖上的次子曾辅臣即曾国藩的高祖父,曾辅臣唯一的儿子曾竟希即国藩曾祖父,此老在世之年即赶上了长曾孙国藩的降生,并且还有相关神异的故事传衍下来。这个稍后再说。在曾国藩六岁这一年,竟希老人去世,国藩“哭泣甚哀,执丧若成人”。至于祖父,更是对曾国藩影响至大的人物,下面将有专节述说。

到曾国藩出生之际,其家已非贫穷门户,在十里八乡恐算得上比较富裕的人家,衣食无忧。不过,自国藩幼时往上追多少辈,其家族中还没有出个有功名地位、做官为宦或是学问家之类的人物,是个地道的平民家庭,山乡农户,充其量算个小土财主之家而已。曾国藩记述得明白:“吾曾氏由衡阳至湘乡,五六百载,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。”连个秀才都没出,遑论达官贵人!跨越这道坎儿,自然成为压给家族后人的“神圣使命”。这一使命被后人的完成稍后再说,这里需先看“大界房”曾氏生活的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,也就是所谓“世道遭逢”。

这支曾氏支派的家园,坐落于南岳衡山支脉高嵋山下,地处衡阳、衡山与湘乡交界之区,离湘乡县城百余里,离府城和省城长沙大约三百里。这里尽管有青山绿水,但当时却不是经济发达、文化繁盛之区,交通不便,环境闭塞。世代守望于此的乡民,对国事世情、外域天地的了解,当是非常迟滞而有限的。当然,这并不影响斗转星移、世事纷变。

自曾国藩幼时上溯,“大界房”曾氏生活的那个时期,正是清王朝从“康乾盛世”逐渐滑向衰落的年代。其实,自乾隆朝末期,朝政腐败、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势已颇为明显。乾隆皇帝本人即挥金如土,官吏队伍则贪渎成风,和珅之巨贪便不失为朝内法度荡然的典型反映。地方



曾国藩故乡一带今日自然景观

官吏也罕有真正勤谨清廉者，内阁学士尹壮图就曾尖锐地奏称：“各督抚声名狼藉，吏治废弛”，“各省风气，大抵皆然”。及至嘉庆朝，形势每况愈下，民不聊生，反抗斗争连绵不绝。嘉庆元年（1796年）爆发的白莲教起义，参加者有数十万人，地涉多个省区，延绵近十年。嘉庆十八年（1813年）爆发的天理教起义中，竟有京郊一支两百来人的队伍，一举攻入紫禁城，致使嘉庆皇帝惊呼此为“汉、唐、宋、元、明以来未有之祸”。惯于长歌当哭的龚自珍，就曾状描“自乾隆末年以来”社会的颓坏状况，认定已经到了“日之将夕，北风骤至”的衰世，为之奏响挽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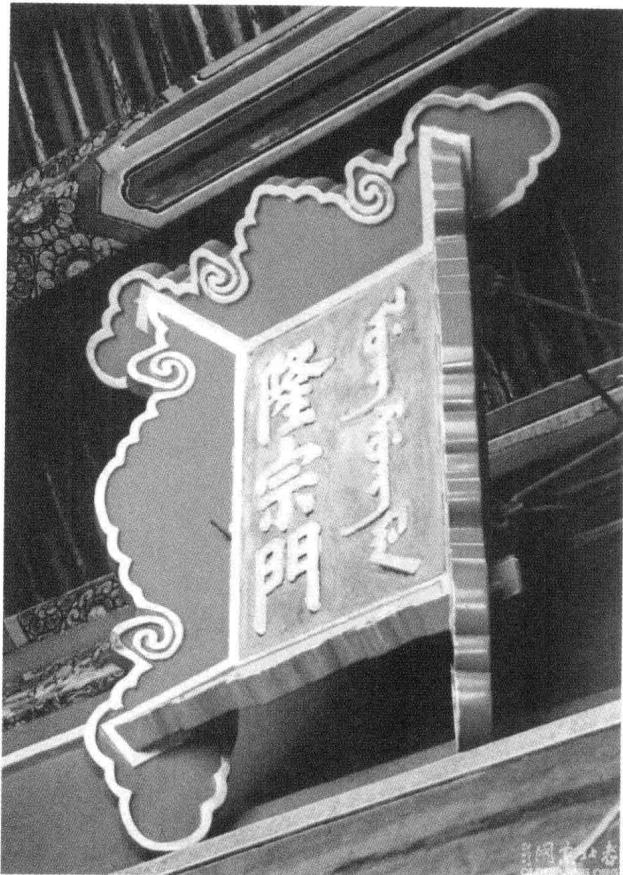
外患也开始显露苗头。乾隆之末，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就曾携带英王信件来华，提出开放中国通商口岸，割舟山附近一处海岛囤货，割广



和坤像



嘉庆皇帝像



隆宗门

尼一行来华绝非偶然事件，而是西方强国觊觎中国权益的反映，是其蓄谋侵华的一颗信号弹。

当然，自我陶醉于“天朝上国”的皇家贵胄和一干官员们，是难以对中外大势了然于胸的。不过，暂时关禁国门过传统日子的时间还可有一点儿，所以一切基本还在旧轨道上滑行。别的不用说了，与曾国藩家关联最密切的事情，除了赋税的征纳之外，就是科举考试了。后者甚



马夏尔尼

觐见皇帝

